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春秋配

第十四回 三拷下探陳叛勢 兩軍前吐露真情

話說南陽探子，因巨寇張言行在集俠山帶領群賊，在濮河安營，聲言要攻打南陽府，賊勢十分利害，特來報與本府太爺得知。衙役見探子稟見，急忙通報，知府升堂，問了詳細，吩咐探子用心打聽，再來報稟。探子應聲去了。知府又喚中軍過來：「與你五百精兵，速去擒賊立功。」中軍領令去了。眾役又稟道：「啟老爺，小人押賈氏與石敬坡到侯家井中，打撈屍首，卻不是姜秋蓮，是一個白髮男子。賈氏說是她的丈夫，小人只得把井主也帶來了，一聽太爺定奪。」耿太爺道：「喚井主人來。」侯上官跪下。問道：「你井內為何有屍首在內？」侯上官道：「小人其實不知道。」知府吩咐且自收監。又叫石敬坡上來，知府問道：「如今井內卻怎麼不是姜秋蓮呢？」石敬坡回道：「小人親眼見她投井的，不知怎樣變化了。」知府也吩咐收監。叫賈氏上來，賈氏跪倒。知府問道：「井內的屍首，你說是你丈夫，你認得真麼？」賈氏道：「認得真。」知府吩咐：「你且下去。」自己納悶道：「這樁事一發不得明白了。」公差跪倒爺：「啟老爺，有個秀才說，此事他倒明白，小人也把他帶來了。」知府說：「與我帶上來。」只見那秀才搖搖擺擺，氣昂昂的絕不驚忙，走到大堂簷前，挺挺的站立。雖然帶著繩鎖，一點不放心上。知府問道：「你既是秀才，怎麼連個禮也不行。」何巡按道：「俺是讀書人，自幼不入公門，又不曾犯法，行什麼禮。」知府問道：「你在庠在監？」何巡按道：「也不在庠，也不在監，特奉主命來遊玩河南的。」知府問道：「你主是誰，要你往哪衙門去游？」何巡按道：「在下何得福特蒙聖恩差俺巡按此處，有何專衙？」知府聞聽，大驚失色，忙離了公座，上前打躬，說：「不知大人到了，卑職有失迎接，望祈恕罪。」嚇得那些公差，把繩鎖摘下，只是磕頭。何巡按道：「喚我的人役來伺候。」正自吩咐，只見探子來報，賊勢凶勇，攻打甚急，求老爺定奪。知府吩咐再去打探，探子飛馬去訖，何巡按問道：「莫非就是強盜張言行麼？」知府答道：「正是。」何巡按道：「本院在途中，聞得賊勢厲害，貴府若不親臨陣前，只怕眾軍性命難保，貴府便不能無罪了。」耿知府打下一躬，說：「大人吩咐的是，卑職即刻出馬。」保巡按道：「理當如此。本院暫且回到察院，聽候消息。」知府遂喚人役們，送大老爺回察院，小心伺候，打發巡按上轎而去，才說：「看我掛披來。」點過三軍，一齊上馬，擺開隊伍，竟撲城外而來。卻說張言行那邊，也有探望軍情的，飛馬來報說：「啟上大王，南陽刺史親統三軍，前來對敵。」張言行聞聽大喜，說：「李翼，你主人有救了。如今耿知府親自出馬，我這一去撞破重圍，拿住刺史，何愁你東主不出來。」李翼道：「總仗張爺虎威。」張言行遂令王海保定李翼，自己率領嘍卒，一馬當先，衝上前去。不多一時，兩壘相對。耿知府挺槍臨陣說：「馬上的可是張言行麼？」張言行答道：「既知是張爺爺，何不下馬投降。」耿知府大怒道：「好大膽鼠賊，朝廷有何負你，擅敢造反？」張言行道：「我此來專為你這害民賊，輕薄紳士，屈陷人命。」耿知府問道：「屈陷何人？」張言行道：「鄧州李花，犯的何罪，將他監禁在獄。」耿知府道：「他有罪無罪，與你何涉，膽敢猖狂。我便擒你，和李花一處斬首。」張言行聞言如何容得。一怒殺來，混殺一陣。耿知府雖有軍將，但從沒對敵，如何能取勝。遂令鳴金收軍，暫回城去。張言行見天色將晚，也隨機歸營。李翼上前說：「聞聽張爺陣上言語不好，恐反害了我主人也。」張言行說：「怎麼反害了他？」李翼說：「張爺對耿知府說，因我主人起兵，知府這一進城來，必把我主人先殺了。這豈不是火上添油麼？張爺且請再思。」張言行聞聽李翼之言，覺也說得有理，急得遍身流汗，半日不語。躊躇一回，說：「不該在陣前說出真言，果是算計不到，倘如李翼之言，豈不把李春發速速死也。這便怎麼處？」尋思一回，說：「也罷，事既到此，我便與李仁弟死在一處，也完了我心事。王海兄弟，如今你可埋伏要路，聽我消息。」王海應道：「遵哥將令。」張言行才道：「李翼不必啼哭，我假作敗兵，混進城去，打探你主人消息，以便救他。」李翼道：「極蒙張爺高情，若到城中，也須相機行事，不可造次。」張言行道：「何勞囑咐。」遂吩咐眾嘍囉道：「你們頭目，即速挑選五六十名精壯的，隨我前去。俱作百姓模樣，或扮挑柴的，或裝負米的，或作各色工匠，不拘哪行，任憑裝點。須要前後進城，不露色相才好。入城之後，散亂照應，不可聚集。俱在府衙左右觀望，以舉火為號，便一齊殺出，不可有誤。」眾嘍囉應聲，各自預備，隨身各帶器械，外用衣服掩蓋，雜在眾人之中，挨進城去。卻喜城門不甚防範，就在府衙左右等候。張言行也打扮敗兵氣象偷進城內，打聽李春發消息。

不知可能救得李春發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